小史店鎮：空空的舞台請大地民謠來首演

2017年11月11日星期六

文／呂途

11月10日清晨6點，小雨漸停，我們一行從昨日兩輛車增加到今日三輛車。九野樂隊的主唱段玉加入了我們，夫君小馬和女兒小葡萄陪伴同行。

剛上車，孫恒和國良就一句俗語展開了討論，昨晚有晚霞，明明是“朝霞不出門，晚霞行千裏”，孫恒非反著說，呵呵！路過鄢陵縣，我問精通歷史的國良：“這是某個帝王陵的所在地嗎？”國良說：“應該不是，好像是曹操以少勝多大戰袁紹的地方吧！記不清了……”然後我們兩個就開始大談歷史典故，國良說，《三國演義》中70%都不符合史實，是一部貶低曹操的小說，其實曹操文韜武略，空城計就是曹操取勝呂布使用的計謀卻被安到諸葛亮頭上。”我說：“封建帝王都很推崇諸葛亮，主要是為了建設一種忠君文化。”我們又談到一路上遇到的各個合作夥伴，居然和劉邦和項羽對比起來，國良說；“不能只會打仗，一定要有政治謀略。”說起治國，我們又聊到秦孝公、聊到漢武帝，把天聊亮了，也把天聊晴了！我說累了，白天從來睡不著覺的我居然瞇了一覺，辛苦了幾位司機啦！

在南陽市小史店鎮政府的盛情邀請下，我們來這裏，鎮幹部告訴我們，一共安排了三場演出：10日下午在彭樓村演出、10日晚上在鎮土地局門廊演出、11日上午在林場村演出。行程320公裏、行駛4個多小時之後，中午到達目的地，吃過午飯，我們馬上去觀看演出場地和設備。設備依然不符合樂隊現場演奏的標準，還是得用我們自己的小型設備。好大的風啊！吹得人幾乎站不住，這可怎麽演出呢？！孫恒調侃我說：“你昨天去白雲寺那麽認真拜佛，你祈禱一下吧！”我說：“好！”

下午，微風吹拂，陽光燦爛，2點鐘我們來到彭樓村。這裏是鎮上美麗鄉村建設的一個點兒，新修了舞台和廣場，廣場一側是彭樓村小學。遠山像一幅水墨畫，眼前是大片新翻的土地。

下午3點，設備和樂器調試好了，3點10分，孩子們放學了，今天是周五，孩子們比平時放學早一些。2、3、4年級的同學們各自搬著自己的小板凳排著隊來到廣場上，最後，5年級的同學們也來了！村小只設立從學前班到5年級，有200多名學生。

下午，路亮為大家演唱了《一路有你》《在路上》

國良演唱《不再迷茫》和《巴郎仔》；

許多演唱《生活就是一場戰鬥》；孫恒演唱《勞動者讚歌》。

我們樂隊每次給孩子們演唱的時候，我總會很好奇，不知道孩子們喜歡嗎？能聽懂嗎？理解我們想表達什麽嗎？這些問題的答案我也許無法從這些可愛的孩子們身上獲得；同心學校的孩子們聽著我們的歌曲長大，從他們身上我得到了一部分答案。無論如何，演出過程中，看到有的孩子跟著節奏搖頭晃腦，應該是喜歡吧。鎮政府負責接待我們的幹部張新偉說：“有你們的到來，我們這裏有了不一樣的聲音，孩子們見到了現實中沒有見過的樂器，知道了什麽是原創歌曲。”段玉翻唱《我知道》，邊唱邊教，引起孩子們特別大的興趣和參與度：

小朋友，你知道嗎？

我們吃的米哪裏來？

我知道呀我知道。

那是農人種的。

小朋友，你知道嗎？

我們吃的魚哪裏來？

我知道呀我知道。

那是漁人捉的。

小朋友，你知道嗎？

我們穿的衣哪裏來？

我知道，我知道。

那是工人織的。

小朋友，你知道嗎？

我們是怎樣長大的？

我知道呀我知道，

父母養我長大。

10日晚上的演出在這裏就不細表了。11日早上7點45分，我們從鄉政府出發去林場村，安排的演出在上午9點開始。村子和鄉政府不遠，但是， 8公裏的距離我們走了快一個小時，都是土路，坑坑窪窪，遇到坡坎再遇到錯車，車行就更加艱難。

林場村是小史店鎮另一個美麗鄉村建設的試點村。到了現場，我覺得好熟悉，和彭樓村的模式一樣，村中央修建了一片大概400多平米的廣場，廣場一側立一塊漂亮的巨石，上面用漆紅大字刻著村名，廣場另一側建起一個平整漂亮的舞台，旁邊一座漂亮的嶄新的二層辦公大樓，樓頂矗立著醒目的大字：林場村黨群服務中心。新偉告訴我，蓋這樣一座樓，中央財政撥款10多萬，鎮裏再配套一些，一座樓造價大概20多萬。

 9點了，舞台上音樂響起，但是台下幾乎沒有觀眾，10幾個小朋友在舞台前後奔跑戲耍，幾位老人在廣場外圍帶著陌生和遲疑的眼光觀望。是啊，今年4月份就已經建好的舞台上還從來沒有開展過任何演出。孫恒對大家說：“只要我們上了舞台，就是一場戰鬥，無論觀眾多少，要對得起每一位在場觀眾，要堅守陣地，認認真真地唱。”

演出結束後，一直照顧和接待我們的鎮政府的陳主任和張新偉都有些歉意，他們認真接待了，但是有些事情不是他們力所能及的。我問張新偉：“政府花了大力氣，建設了這些設施，但是村裏只有老人和孩子，這些設施能拿來做什麽？服務中心／村委會要服務些什麽？”新偉說：“得先把鄉村建設好才能把人吸引回來啊！”我說：“也對，是相輔相成的。問題是，年輕人回來了之後沒有就業和生計啊，咋辦？”新偉說：“這也正是我們政府正在想辦法解決的問題，目前想到的，一個是吸引家鄉能人返鄉創業；另一個是通過土地流轉，讓土地被充分利用起來；還有一個是開發特色產業，比如：中草藥種植。”

 下午的演出過程中，我們贏得了一位專註的小觀眾，她大概有4、5歲。演出一開始她就一個人站在舞台正中央的下面觀看演出。我開始從後面偷偷拍照，後來我離遠處給她正面拍照，她看到我了也並沒有走開，後來我離她很近拍照，她看看我還是沒有走開，然後，我就蹲在她旁邊和她一起看演出。我有一種感覺，她想和我親近，我就摟著她一起看演出，後來，我就抱著她看演出到結束。到演出結束的時候，我不忍心放下她就走，我向段玉借來小葡萄的一本繪本，給她讀，讀著讀著所有在場的小朋友都圍了過來。讀著讀著我心裏難過，這些故事和我們的孩子有什麽關系呢？若大的中國為啥很難找到適合我們的孩子讀的繪本，更不用說找到可以滋潤留守兒童們心靈的故事。孩子們需要什麽？我們有沒有想過？能不能提供？念到中間，我問她叫什麽名字，她不回答，只是用手緊緊抱著我，旁邊一個小朋友告訴我她叫劉夏言，我說：“多美的名字啊，夏天的語言是：鮮花盛開、作物生長，你就是夏天裏一朵美麗的花。”過了一會兒夏言的奶奶來了，沒有任何懸念，夏言的父母都在城裏打工，夏言和弟弟被留在村子裏由奶奶照顧。

 舞台收拾好了，我們開車去旁邊山上的一處正待開發的古跡：香山摩崖石刻。去年5月29日，中央電視台十套百科探秘欄目播出《神秘的巨石佛像》，位於林場村旁邊的香山摩崖石刻被認定是絲綢之路醒目地標，方城縣也因此被認為是絲綢之路的源頭。這一重大發現引起各級政府重視，計劃投資上億元進行打造。守護石刻20多年的朱姓老人告訴我們，摩崖上的各種石刻跨越不同年代，最早的可以追溯到南北朝時期。看著千手觀音石刻，朱姓老人給我們講述了觀音菩薩的故事和千手千眼觀音的傳說。爬山、欣賞古跡，這些是自然和文化的熏陶，也是對這個地方歷史的追溯，有了這些，人與自然才能融合，人與歷史才有溝通。而這一切，和林場村有什麽關系呢？和林場村的小夏言有什麽關系呢？

人民公社在幾十年以前就解體了，農民沒有了組織，進城以後成為無依無靠的流民和廉價的勞動力，鄉村也衰敗了。今天怎麽辦？我看到了我們黨和政府的決心和努力，林場村“黨群服務中心”的辦公室裏面懸掛著“習近平總書記關於脫貧攻堅的重要論述”。但是，現實挑戰很大。今天的教育是一種“脫離式”教育，農村的孩子要離開鄉村和土地，城市的孩子要離開中國，當村子裏沒有了村小的時候，即使香山摩崖可以吸引無數遊客，這和鄉村建設又有多大關系呢？

一個人如何選擇、如何行動取決於思想認識和文化認同，文化需要紮根，文化只有內生才能生長。一個人的行動也許只能改變自己的人生，而一個又一個人的行動就是在改變社會。很多時候，我和同事討論為什麽要為勞動者歌唱，同事說：“歌曲觸動的是人的靈魂。”希望我們的聲音可以為某個或者某些個探索的靈魂打開一扇窗，或者在小夏言的心裏種下一顆種子。